時光奏鳴曲

⊙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生胡蘊玉

特刊

大學時，和一群朋友共同瘋狂的喜歡著帕海貝爾的《Canon》，每次在琴房一聽到有人彈被稱之為「社團毒藥」的《凡夫俗子》，大家就一陣訕笑知道大約又是哪一個誰在練琴吧！一間一間房去拍門，不然就在隔壁和琴擾亂一番。轉眼間，師父徒弟們各自畢業散去，而松濤麗澤二樓的淙淙琴聲永不間斷……每回去松濤宿舍底下的龢德堂吃晚餐，穿過高高密密的榕樹蔭底，總有喃喃的琴音在召喚著那些過去的時光。

在淡江「登觀音山」的必修學分，我一直還沒修。但是對於山的輪廓與雲氣變化，透過新總圖的落地窗已經看的非常夠多。特別是五樓，當一枚金黃耀眼的夕陽大喇喇經過玻璃窗，整層樓的讀者都被震懾而停下手邊的閱讀，一同望向那告別的夕陽。未改建前的文圖館，傍晚的餘暉總穿透台文室的狹長窗頁，暖暖的落在矮櫃上。附有手澤而顯溫暖的桌椅，顯出靜物的謐靜。一年裡，約略有300多天會在圖書館裡，不一定是讀書，經常我只是在和各種紙張隨意的邂逅。過期報紙、合訂本期刊、五花八門的百科全書、看不懂一個字的歐系雜誌、了不起的攝影作品、迷人的作家憂傷的密語錄、需要身體實踐的異地旅遊圖鑑、官味撲鼻的政府公報、和一些有趣無趣的紙頁。這些不經心的偶遇，在寫作論文的期間居然能神奇的一一來豐富我的靈感，而安靜的研究小間，也提供我最和平的環境和心情。幾幾乎要以為自己是住在圖書館裡，我真喜歡這樣單純而專一的日子。

秋天是哪一天開始的？鳳凰噴水池岸邊一大排叫做「水黃皮」的樹變成一樹紫花，葉子紛紛轉黃那一天。當小紫花讓秋風吹著如雨珠繽紛落下，總是剛剛開始一個新的學年

，對未知的課程有新鮮的迷惑。在路上常有赧赧的新生一頭大汗來問：「請問H教室在哪？」而天空是那樣藍的澄透，雲朵飄飄的。

冬天是哪一天開始的？早晨開始會賴床，下課時分只想再來一杯「校園麥當勞」熱奶茶的那一天。緊閉的窗玻璃上，冬日綿綿雨珠滑落著。來淡江後，你有過幾把傘？兩把絕對不夠。要嘛昨天才買一把，今天忽然變天又忘記帶出門；要嘛歪歪斜斜的風雨再吹壞第N把傘；要嘛……嗯，放在圖書館外面被偷偷借走了。

理學院與化學館之間，七株高高的松樹掛出一顆顆巴掌大的松果，炫耀自己是天生的聖誕樹。偶爾拋下幾顆毬果，讓打樹下過的人們驚喜。這是松樹給我們的禮物，慶祝冬天裡還有個溫馨的聖誕節，身邊還有這樣多好朋友。（不過最近化館施工，七株松樹不知搬家去哪兒了，有誰知道嗎？）

春天是哪一天開始的？郵局旁的藍色鳶尾花悄悄開放，桃紅的山茶花也點綴其中；陽光草坪旁的紫藤花爬滿花架，嗡嗡的蜜蜂穿梭其間那天開始的。男女學生開始蛻去黑色藍色的厚外套，校園植物散出微微的草香氣味，社團擺攤不斷的海報牆前，網球場砰砰來回響著擊球聲。大學部學生許多新的振作要開始，研究生沒日沒夜挑燈夜戰的趕論文苦難要展開……。春日景明，會文館前櫻花怒放，一顆一顆櫻花果實由綠轉紅，好不好吃？那對住在淡江，歡快翔飛的喜鵲最知道。

夏天是哪一天開始的？聽到第一聲蟬啞啞開嗓嘶鳴那一天。蛋捲廣場和宮燈教室前端的梔子花開始綻放，一叢一叢的油綠葉子中冒著簇簇雪白的花苞，香氣襲人，不斷在夏夜星空中湧動。好天氣的下午會突然有露天吉他演唱會，聽眾躲在樹下傘下聽歌，演唱者汗水閃閃滑過額頭，頂著

太陽賣命高唱，偶爾飆破一兩個音也沒關係，大家在意的是歌者的熱情，不在意的是多多的掌聲鼓勵。水源街側門和大學橋上，夏天總有野薑花與野百合在等待買主，一批批下課的學生經過之後，某些學舍當晚就會清香四溢，某些可愛的老師隔天就有一把學生獻上的包裝笨拙卻清新有點土氣的花朵。學期末了，總會看見一些老師赧赧而驕傲的，舉著學生真心感謝老師的花束快樂的等著搭校車離去。

夏天常常是這樣結束的，一批又一批穿著學士服碩士服博士服的畢業生，搖曳著帽穗簇擁留影在福園前、蛋捲前、各學院的階梯上，好朋友彼此緊緊的擁抱著，同學們圈圈圍繞著師長，這樣那樣的留下一張又一張關於淡江的點點滴滴生活照片。在陣陣雜沓的腳步聲中，一百多階的克難坡走下去，明日，就這樣在眼前展開了。